

杉武夫編

釋証

支那短篇物語集

大阪商科大学教授 杉 武夫 編

註釋 支那短篇物語集

大阪 同文社藏版

註釋 支那短篇物語集目次

一	趙城虎	一
二	瞳人語	一〇
三	三種梨	一八
四	勞山道士	二二
五	鳥語	三〇
六	菱角	三六
七	細柳	四七
八	促織	五六
九	王成	八一
一〇	雌鴿	一〇〇
附錄	註解	一〇四

はしがき

それは筆者がまだ學生であつた大正七八年頃のことであつた。當時小報が雨後の筍のやうに續々發刊されて尠からず吾々に刺戟を與へたものである。就中羣強報、國強報の如きは筆者の貪り讀んだものであつたことを記憶してゐる。それは兩小報に「聊齋志異」の白話譯が連載されて、その絢爛目を奪ふばかりの名文に眩惑されたからであつた。

若し支那の小説を通じて最も大衆的でよく人々に愛讀せらるゝものは何かと云ふならば誰しも「聊齋志異」と答へぬ者はなからう。實に「聊齋志異」は怪異的な背景を持つてゐる傳奇小説として清朝の初期の一大傑作であると言はねばならない。

この名書を著した蒲松齡は字を留仙、號を柳泉と云ひ、山東淄川の人である。彼は才學人に秀でてゐたけれども天質怪僻で時流に媚びることをしなかつたが爲にその生涯を郷間に終つたのであつた。彼は毎朝茗茶を入れた大きな甕を携へて門を出で路行く人に出遇ふと誘ふて路傍に憩ひ、茶をすゝめてその間に色々の怪話奇説を求め、一事を聞けば急ぎ家に歸つてそれを潤色して倦むところ



がなかつた。かくすること二十有餘年、初めて十六卷四百二十一篇よりなる聊齋志異を書き上げてしまつたのである。聊齋志異は人、鬼、狐等の怪異妖變に關したもののばかりで、描寫と言ひ文章と言ひまことに人を魅了するものがあるがもとくゝ文語であるが爲に支那語學生が咀嚼することは困難な事であるかも知れぬ。偶々頃者同文社書房より支那短篇小説集の刊行を勧められたので、かつて筆者が愛讀した聊齋志異の中からその代表的作品の官話譯を蒐めて見ることにした。本物語集に收めた十篇は筆者の書架にある By sir Walter Hillier "The chinese language how to learn it," Vol II, 1923 より撰んだもののみである。この十篇は勿論支那人の譯になつたものであるが、華麗流達なる官話譯は原文の神韻を傳へて餘蘊ないものである。讀者にして本物語集を自己のものとなるまで反覆暗記せらるゝならばよく官話の眞隨に觸れることが出来るであらうことを深く信じて疑はぬ。又若し讀者が本書と原書を比較對照して研究さるゝ煩を厭はれないならばそこに又別箇の興味を見出さるゝであらう。

昭和四年臘月

杉 武 夫 識

註釋
支那短篇物語集

杉 武 夫 編

一、趙城虎

趙城縣城外有一家子兩口人、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子、跟他的兒子、他們家裏是狠窮、租了看場院的一間草房子住、那老婆子天天就仗着他兒子上山打一點柴火、帶到城裏去賣了錢、買一點兒米肉兒的、拿回來過日子。列

位請想、這樣兒人苦的可憐不可憐。這老婆子的兒子有一天進山裏打柴火去、一清早去的。這老婆子還照樣兒等着兒子賣了柴火、買米、回來好做早飯。這麼一等、等了一個太陽大平西、也不見他兒子回來、這老婆子可就着急、沒有法子了、拄上拐棍去央告街坊給進山裏去找一找他的兒子、這街坊也到狠好、趕緊的就進山裏去給找、順着這老婆子的兒子天天兒愛走的路兒、慢慢的找去。走了不遠、就碰見一堆破爛衣裳、扁擔繩子在一邊、斧子在一邊、滿地是血、人、明明的是叫老虎給叨到窩裏給吃了。找他兒子的這個人趕緊的回來告訴老婆子、這老婆子

聽見他兒子叫老虎給吃了、哭了個死去活來的、自己一想、我這麼大的歲數兒、就仗着這一個兒子養活我、我這一個兒子現在叫老虎給吃了、我還仗着甚麼活着呀。越想越急越哭、如同瘋了似的、就拿着拐棍子進城找知縣、在縣衙門門口跪着哭喊冤枉。知縣坐堂、兩邊衙役站立、說一聲把那老婆子給我帶上堂來。知縣問這老婆子說、你這麼大歲數兒的人有甚麼冤枉、快說。這老婆子哭着說、我一個窮家破業的、就仗着我一個兒子打柴度命、我也沒有一家兒的人、也沒有親戚、無倚無靠、今天早起我兒子進山打柴、遇見老虎給吃了、簡直的要叫我活活的

餓死、就求縣太爺的恩典、給我公斷、這知縣聽見他告老虎、也樂咯、可就問這老婆子說、你這個人可是真老糊塗了、這個老虎也可以拿王法制他嗎。這老婆子簡直的不聽知縣說的那些個話、一個勁兒哭嚎、知縣喊嚇他、他也不怕。知縣也瞧他怪可憐的、就跟這老婆子說、你回去聽傳罷、我趕緊派人給你拿老虎就是了。誰知這老婆子更死心眼兒、非瞧着知縣出了拿老虎的票他不走。知縣沒法子、可就問兩邊站的衙役、誰能拿這老虎去。就有一個皂隸上堂打着千兒聽派差使。這皂隸名字叫李能、他是同朋友喝酒喝醉了、也沒聽明白是怎麼回事情、他就

上堂回縣太爺，我李能可以去辦。知縣聽他能去辦，卽就把拿老虎的票交他辦理去了。這老婆子瞧見拿老虎的票真出來，這纔放心回家聽傳去了。第二天李能醒了酒兒，一瞧這票是叫拿老虎，他也後悔起來了，後來又一想，這必是知縣搪塞這老婆子的法子，也沒在意。李能拿着票上堂回繳說，沒有地方拿老虎去。知縣聽李能這話，大惱說，你旣說能拿老虎，今兒怎麼就後悔了，那可不行。李能心裏着慌，跪下磕頭說，我能拿人，我實不能拿老虎，我找幾個打獵的，幫着我拿罷。知縣聽李能這話，那到可以的，這麼着，李能請了好些個打獵的，晝夜的在山窟窿兒

裏藏着、等老虎、想着無論怎麼樣、打着一個老虎可以鎖差。誰知一個多月連一個老虎的影兒也沒遇見、這麼一來可不要緊、可就苦了李能了、五天知縣一傳李能當堂回話、知縣問老虎拿住了沒有、李能說沒有、仍是磕頭討限。知縣就說、你既沒把老虎給我拿來、就給我打他二十板子、一連一個多月李能足挨了幾百板子、真是有冤沒處訴去。這一天他跪在東嶽山神廟裏、一邊兒禱告一邊兒哭、忽然抬頭看見廟門外蹲着一個大老虎、您猜李能怎麼着、這時候也顧不得哭咯、站起來就對老虎說、好呀、你又來要打算吃我來了嗎、上月吃那個打柴的不是你

嗎、可是這麼着、那個打柴的他媽是把你告下來了、若是你吃的、你可以跟我到衙門投案、爲甚麼你吃人、叫我挨打呢。李能說完了這話、您看也真怪、這老虎彷彿像懂話似的。李能拿出銷鍊子慢慢的往老虎脖子上套、這老虎真老老實實的叫他套、拉他走、這老虎也跟着李能走、就拉到縣衙門來了。這時候滿城裏的人、誰不想瞧縣太爺審老虎呀、這瞧熱鬧的人就多了。李能報到、老虎已經拿來交差。知縣聽說老虎拿到、心裡也覺詫異、立刻坐堂傳原告上堂聽審、把老虎拉到堂上。這老虎也不怕人、蹲在案前像一個大貓。這知縣坐堂把驚堂木一拍、叫聲老虎、

那打柴的人是你吃了嗎。那老虎點一點頭兒。知縣又說、皇上家的王法、殺人償命、你不知道嗎。并且這老婆子就有這麼一個兒子、你給吃了、他那麼大歲數怎麼活着呀、這麼着罷、你若是能當這老婆子的兒子、養活着這老婆子、我就開恩把你放了、老虎你想可以不可以。老虎又點了一點頭兒、知縣就叫把老虎脖子上的銷鍊子給摘下、來、叫老虎、你去罷。這老婆子很抱怨知縣不殺這老虎、給他兒子抵償、這也沒有法兒了、老婆子就回家去了。第二天早起老婆子起來開屋門的時候、就瞧見有一隻死鹿在那兒攔着。老婆子撿到屋裏來、把皮剝了去、連皮帶肉

都賣了錢、用這個錢過日子咯、很覺敷餘。又過兩天兒、老虎又給叨來的銀子跟布、扔在屋門兒外頭。由此老婆子不但想兒子了、到很感激這老虎。這老虎有時來了臥在窗戶外頭一天一天的不走。日子常了、他也不怕人、就這樣兒過了十幾年、這老婆子這十幾年的光景、到攢下點兒錢、後來這老婆子病死了、拿出攢的這錢發送這老婆子、足夠。這老虎還在門外直叫、等送到墳地埋的時候、老虎也跟着、就對着這老婆子的墳頭兒叫、喚半天纔走、以後就看不見咯。看官、別拿這個故事當真事兒看、您可也別當個笑話兒。爲甚麼這麼說呢、這老虎他雖是個畜

牲、還有人心、一時饒了把個打柴火的誤心中給吃了、老虎也不知道打柴的還有七十多歲的老媽仗着他養活呢、既至知縣審斷了、老虎願意當老婆子的兒子、彷彿是自己做錯了事情、願意改過來似的、不像如今土匪專能欺負人家孤兒寡婦、這樣兒、他們雖是人、簡直的也不如畜牲

二、瞳人語

長安地方有個念書的人姓方、名棟、我可忘了他是那一縣那一村裏住。這個人學問很好、可是品行有一點兒毛病、最愛瞧好看的婦女、街上若是碰見一個好看的娘兒們、他必在後頭跟着瞧。長安舊日有個風俗、每年到了清

明節這一天、家家的大姑娘小媳婦兒、都要打扮的齊整、出城到鄉下去遛達、遛達、他們那邊的人就叫踏青。有一天方棟在書房裏用功、忽然想起今天是清明節了、逛去的娘兒們必多、我何妨也去逛逛。他隨就出城、跟着娘兒們的人羣兒裏慢慢的遛達着走、忽然看見那邊有一輛小車兒、大紅的車圍子、繡花的過涼帳兒、青亮紗的簾子、套兒一頭雪白的騾子、後邊跟着十幾個底下人。車旁邊有一個使喚丫頭、騎着一匹小紅棗驢馬、慢慢的前來。這個使喚丫頭長的很好看、趕走到那車子跟前、方棟就往小車兒裏瞧了一瞧、唉、車裏頭坐着十五六歲的一個大

姑娘、十分的美貌、實在平生沒看見過這樣兒長的好看的人。這個時候方棟的心早丟了、竟跟着小車兒、或前或後、足足走了有十幾里地、忽然聽見車裏的姑娘叫那使喚丫頭說、你快把這車簾子放下來罷、這是那兒來的野小子、直瞧我這使喚丫頭趕緊下馬、把簾子放下來了、回頭指着方棟說、你是那塊兒來的混賬小子、這麼賊頭賊腦的看、你也不打聽打聽車裏坐着這位姑娘是誰、他是芙蓉城裏頭芙蓉城是仙人住的地方少爺的新媳婦兒、今天回娘家去、你以為是你們這村裡的娘兒們、任憑你們耍戲着玩兒嗎。說着就彎下腰兒、抓了車轍裡一把泥土、照着方棟的臉上

就打。這個時候方棟正在歎歎兒的瞧那姑娘，冷不防的一把子土打在臉上，眯的兩眼睜不開，趕緊擦揉完了，再瞧那輛小車兒，連人帶車都不見了。方棟心裏十分詫異，趕緊往家裏來，走着就覺着兩隻眼睛裏磨的難受。到了家裏就叫人給翻過上眼皮來，瞧裡頭有甚麼東西，細看眼珠兒上有一小白點兒，過了一夜更覺大了，簌簌的眼淚直流了，又過了十幾天，這個白點兒漸漸的往大裡長，足有一個小銅錢兒那麼大了，右眼珠上更利害了，如同扣着一個螺螄壳兒似的，甚麼藥方兒都治過了，一點兒效驗也沒有，甚麼也看不見，就成了瞎子了。方棟自然是

煩悶的很、在炕上悶坐無事、思想起前頭所做的事情、實實在在的後悔了。他聽見人家說光明經能解災難、他就買了一本來找人教給他念、起初念着還嫌煩燥、日子常了心裡可就安逸了、早晚沒有事的時候、蹙着腿兒靜坐、手裡拿着一串捻珠、就念起光明經來了。如此有一年多的工夫、心裡就覺清靜多了。有一天、他忽然聽見右眼睛裡頭小聲兒說話、彷彿蝻蠅嗡嗡的聲兒、說、這裡黑漆漆的、實在悶死人。左眼睛裡接聲兒說、可不是嗎、俗們何不出去逛逛、消一消這個悶氣罷。就覺兩個鼻子眼兒裡頭癢癢、彷彿有個東西爬出來了。待了半天的工夫、那個東

西回來了、又由鼻子眼兒這個道兒鑽到眼眶兒裡去了。一會兒又聽見他們一個說、好些日子沒到花園子裏頭瞧瞧、俗們那珍珠蘭都旱死了。方棟沒病的時候最喜歡香蘭、所以花園子裏種的珍珠蘭很多、天天兒自己去澆水、拾掇、打方棟的眼睛看不見的時候、他也就顧不了這些事情了、忽然聽見眼眶裏有人說珍珠蘭旱死的話、可就問他媳婦兒說、爲甚麼把我那珍珠蘭給旱死呀、他媳婦兒回問、你怎麼知道呢。方棟就把方纔有個東西打他鼻子裏出去、走了半天又回來了、在他眼睛眶兒裏說話的事、告訴他媳婦兒了。他媳婦兒不信、忙到花園子裡去

看，果然是珍珠蘭多日沒澆，都旱死了，心裏很詫異。第二天午飯後，靜靜的藏在屋裏，要看是怎麼回事情，不大的工夫，他就看見影影綽綽的，兩個小人兒打方棟的鼻子眼兒裏出來，比個豆兒還小，出門去了，又待了一會兒，他們倆手拉着手兒回來了，飛在方棟的臉上，如同蜜蜂兒、螞蟻鑽窩似一個樣兒。這麼兩三天的工夫，方棟又聽見左眼睛裏說，走這鼻子眼兒的道路不方便，不如借們各人開個門兒，您想這法子好不好。右眼睛的回說，我這堞牆太厚，實不容易開個門。左眼睛裏說，我這邊好開，請您過這邊來幫個忙兒。方棟遂覺着左眼睛兒裏有甚麼東

西抓撓似的又待一會兒，睜開眼睛一看，能瞧見棹子上的擺設兒。方棟心裏喜歡極了，趕緊告訴他媳婦兒了。他媳婦兒把方棟的眼睛瞧了一瞧，可不是麼，那左眼珠兒上的白皮已經破了一個小窟窿兒，露出一點黑眼珠兒來了，像花椒籽兒似的。一夜那白皮全消了，細瞧他男人左眼睛裏，就有兩個小瞳人兒，但右邊的眼睛扣的那個螺螄壳兒，還是照樣兒那麼扣着呢。這纔知道兩個瞳人兒搬在一個眼眶兒裏住了，方棟雖瞎了一隻眼睛，賸這一隻左眼睛，瞧甚麼東西也還清楚。以後這一隻好眼睛，除了看他本媳婦兒，再也不敢釘在別的娘們身上去了。

三、種 梨

有一個鄉下老兒、推著一車子梨、上鎮市上去賣。梨是色、香味、三樣兒都全、可是價錢貴一點兒。一個道士穿著很破的衣裳、湊在車子跟前、央告賣梨的、打算白吃一個。這鄉下老兒不願意給他、他就鬧他。那道士還是磨煩不走。賣梨的急了、就罵他。道士說、你別這麼着、我是一個沒落兒的人、買不起這麼貴的梨吃、你那一車子有好幾百個、給我一個算不了甚麼、你不給就得了、何必生氣罵人。旁邊站着的一個人說、賣梨的、你把那壞的挑一個給他罷、看他饞的怪可憐的。這鄉下老兒說、諸位別怪、我是做小買

賣的、今年我園子裏出產的梨少、我若是一個一個的白送了人、我就快餓死了。旁邊舖子裏的一個夥計、見賣梨的不給、就買了一個送給那道士。那道士手裏拿著梨、就對他們大家夥兒說、我有好梨、請你們諸位嘗一嘗。旁邊有一個人說、你自己既是有梨、爲甚麼和賣梨的要。道士說、我是要用一個梨核兒、我的梨得現種、沒有梨核兒我怎麼種呢、說着就拿指頭挖了脚底下一點兒土、在那裏站著吃那梨、吃完了梨、就把一個梨核兒攔在他挖的那小坑兒裏頭、把土掩上了、後來把兩隻眼睛釘在土坑兒上。一會兒就圍了一大圈子、人也瞧那土坑兒。不大的工

夫有芽兒出來了、漸漸的就大起來了、隨後就成了一顆大樹、跟着開花、隨着結菓子了、這菓子眼看着就熟了、香味兒送到人的鼻子裏、都想吃。道士就一個一個的摘下來、送給圍著的人吃、分完了、就拿身上帶的斧子把樹砍斷了、連枝帶葉的扛了走了。起先那道士種梨核兒的時候、賣梨的也跟着衆人湊在一塊兒看熱鬧、直瞪著兩眼瞧。道士可忘了他自己是做甚麼的了。等道士走了、他纔去照管他的車子。哈哈、太晚了、這一車子的梨連影兒也沒有了、他纔明白剛纔道士送人的梨、就是他的。再細看、車子短了一個把、也是叫人新砍斷的。他氣極了、急忙的

去追那道士、剛轉過牆角兒、就看見一個折了的把在地
下扔着、道士可早走遠了、也追不上了。看熱鬧的也有笑
的、也有抱怨他爲甚麼不給道士梨吃、這鄉下老兒是有
羞有氣、垂頭喪氣的回家去了。

四、勞山道士

臨淄縣有個姓王的、行七、不知道他名字叫甚麼、他是個
世家子弟、由小兒就愛這些個修煉的事情。他聽見人家
說、勞山頭有些個得了道的神仙、他一心總想着也上勞
山那兒修煉。這一天王七拿上行李、往勞山上那兒找神
仙去。走到山頂兒上、就看見一座廟、雖不很大、也到很齊

整王七走進廟裏頭，就看見了一個道士在蒲團上打座，臉上也清爽，瞧着就不像凡人。王七就跟他講起道來了，實在有意思，王七可就要認老道爲師父。老道說，施主，您納在家嬌生慣養的，受不了這辛苦的日子，不如在我這小廟兒裏歇一歇兒就回去罷。王七說，我實是誠心修道，師父不必疑惑我不能受苦。老道說，既然有這麼至誠的心，那是真好，可就把王七留在廟裏住下了。這老道的徒弟很多，到了晚上，全在客堂裏聚齊兒，彼此行了個問訊禮，各自散去。到了第二天早起，老道把王七叫過去，給他一把斧子，一條扁擔，兩根繩子，讓他跟着衆師兄弟兒們

打柴去。王七遵師父的命，天天兒去打柴，吃的就是兩頓苦飯，也沒給他甚麼功課學，累的兩手皴裂了，這王七就有點兒受不來的辛苦了，自己想着，神仙我既學不成，不如回家納福去罷。這一天晚上來了兩位客，同老道喝酒，太陽已經落了，還沒點上燈，就瞧這老道拿剪子鉸了一個紙圓月，貼在牆上，待了一會兒的工夫，這個紙月光兒先紅，後白，轉眼照的滿屋子裏大亮，比白天瞧甚麼還覺着清楚。衆徒弟都在旁邊伺候着，座上有一個客說，今天晚上這個樂兒不可不大家同享，可就打棹子上拿了一壺酒，叫衆徒弟們喝，並且還告訴叫盡着量兒喝，王七自

想這裏有八九個人，這一小壺酒還叫他們盡着量兒喝。這不是打哈哈嗎？這些徒弟聽了，讓他們喝酒，沒等說完，你使茶碗喝，我就拿飯碗往裏倒，都搶着往嘴裏灌，恐怕那酒沒了。這酒壺可也真奇怪，八九個人來回的斟着喝，壺裏那酒並沒少一點兒。王七正是心裏納罕，又聽見那一個客跟老道說，既有這好月亮光兒照着我們喝酒，何不叫嫦娥來陪一陪。老道說可以，隨手兒拿起一根兒筷子，向月光兒裏一扔，就見一個美人兒由月光兒裏出來了。他身子長的不滿一尺，剛到地下可就和真人一般兒高了，細腰兒，瘦脖子，一邊兒唱着一邊要舞，往前來，聲音

清真、彷彿簫管似的。這美人兒唱完了、就跳在棹子上、叫大家都詫異、再一瞧、敢情是一根筷子。原來這美人兒是老道往月光兒裏扔的那根筷子。三人拍手大笑、又有一客說、今天晚上這宴會真有個趣兒、我們的酒可是喝穀了、給我們倆在這月亮裏頭送一送行、怎麼樣。老道說、那是一定要送送二位的、這麼着就叫徒弟們把那一棹酒菜搬到月光兒裏頭、主客三個人、就在那月光兒裏頭坐下、如同人影兒在鏡子裏照的似的。待了一會兒、看那紙月光兒慢慢的就昏暗了。那徒弟們趕緊點過燈來、一瞧、就是那老道一個人兒在那兒坐着呢、二位客已經從那

紙月光兒裏走了、桌子上的臘菜臘菓子還在那兒堆着呢、牆上貼的那月光兒仍舊是個紙圓片兒。老道問、你們酒喝的穀了嗎。衆徒弟說穀了。老道說、既是酒也喝穀了、飯也吃飽了、沒有事、你們可以早早兒睡覺去、別就悞了。明天打柴的事情。衆徒弟答應着就都睡覺去了。王七心裏甚愛老道這個法術、把回家的念頭就歇了、又過了一個多月、辛苦的實在難受了、這老道並沒給他傳授一點兒能耐、不過就是早起出去打柴、晚上回來睡覺、心裏實在忍不下去了、所以他進了客堂、見了老道、告辭說、弟子打幾百里地來到這兒受業仙師、原打算雖然不能得長

生不老的福氣至少也可學點小術、不枉費來到仙山求道的心、如今弟子入廟有三四個月、不過就是成天家打柴、並沒受甚麼可用的功課、弟子在家真沒受過這樣兒苦累。老道笑着說、我早就說過、施主不能受這樣兒辛苦、如今果然是受不了了、不是、不要緊、明天必送你起身。王七說、弟子在這兒受了這些日子的累、求師父稍微的傳授點兒巧法兒、我也不枉走這一邊遠路。老道問、你瞧甚麼神術好。王七說、我常瞧見師父走道兒、牆壁全擋不住、這個法子好極了、弟子若得這個能耐法子、就心滿意足。老道看着王七笑了一笑兒說、可以的、我先教你念咒。王

七把咒學了幾遍、念了不錯。老道說：你低着腦袋、快往牆裏跑。王七跑到牆根兒、猶豫不敢往牆裏鑽。老道說：怕的、你鑽着試一試。王七又退了十幾步、低着頭、使勁兒往牆上一撞、果然這牆一點兒擋幙也沒有、回頭一看、他身子已經穿到牆外頭來了。王七會了這個法子、十分歡喜、又回來謝了師父、隨就拾掇行李要回家。臨下山的時候、老道囑咐他說：總得過正經日子、若不然、那個神術可就不靈了。老道就給了點盤纏、打發他回家去了。這王七到家的時候、就跟他媳婦兒說：我這一邊出去逛、沒白去了、遇見了一個真正神仙、他教給我一樣兒巧本事、不拘

多厚的牆、擋不住我走過去。他媳婦不信有這樣兒異怪的事情。王七說、你不信我學一個你瞧、遂離牆有十幾步遠、照老道教的那樣兒、嘴裏念着咒語、低下腦袋、往牆上使勁兒楞撞、只聽得邦噹的一聲、緊跟着又咕咚的一聲、先一聲是王七的腦門子碰的牆響、遂後這一聲是牆跟腦袋對碰、回擊的力量那麼大、把王七摔了個大仰八脚子。這一回、王七可讓老道胡弄了、真是連撞帶摔、弄了個半死兒。他媳婦兒瞧他男人遇神仙、敢情就是這個樣子、樂的都直不起腰兒來了、那還顧得扶起他來呢。待了半天、王七自己還醒過來、起來一摩、腦門子上撞了一個大

包足有鵝蛋那麼大個兒。王七又羞又恨、只能罵這混賬老道、並沒有良心而已。

五、鳥語

中州地方有一個老道在一個鄉村兒裏化緣、大家夥兒有給錢的、有給贍飯吃的。這老道心裏很過意不去、可就跟他們說、你們可都要小心點兒火災啊。大家夥兒問是怎麼回事。這老道說、剛纔在樹上喇着毛兒的一個黃鸝說、小心着、大火、難救、可怕。大家夥兒聽見這老道說這半瘋兒的話、就都大笑說、你這老道真瘋了、剛吃了這麼一頓飽飯、就饜的你胡說八道的、那兒好好兒的就着火

呢。請列位想，誰肯憑着這樣兒的瘋話，像這些癡言呎語，誰還防備火災呢。到了第二天果然那村莊兒裏有不小心蠟燈的，真着起來了，接連燒了足有十幾家子人家兒。這大家夥兒纔信服老道是個神仙了。趕到要找這老道，他早已走遠了。村中幾個人可就追這老道到村子外頭二十幾里地，就把他追上了，就把他拉回來了，人人兒都稱他是神仙。老道說，誰是神仙，我不過懂得鳥兒說的話就是了。正說着就聽見一個小鳥兒在樹上吱吱的叫喚的聲音。衆人就問這老道說，你聽這個小鳥兒，他說甚麼。老道說，這個鳥兒說的是初六養，初六養，十四十六傷，想

是某家兒裏產了一對雙生兒，今天不是初十嗎。過不了五六天，倆都得死，你們若是不信，何妨去打聽打聽。他們真打聽去了，果然有一家兒生了一對兒小子，活了沒有五六天的工夫都死了，這產的死的日期，跟老道說的一點兒也不差。這麼一傳說，可就傳說到州官兒的耳朵裏去了。這州官兒聽說有人能懂得鳥兒的話，可真是有一點兒新鮮，趕緊打發聽差的去，請老道到衙門裏來，讓他在書房裏坐。恰巧這個時候，外邊過了一羣鴨子，嘎嘎的亂叫喚。州官兒就問，這鴨子他說的是甚麼。這老道說，老爺家裏辯嘴呢，那鴨子說，罷罷，偏向着他，偏向着他。州官

聽見老道說這家裏辯嘴的話，十分信服。爲甚麼呢？州官兒原來有一個妻，一個妾，那太太是有點吃醋的意思，雖然不露出來，他可天天兒要管教這姨奶奶。這姨奶奶在老爺面前很得寵，就不服那正太太的管，因爲這麼着就常常兒的吵鬧。這老爺也是自找煩惱，話言語語的，總是偏向着姨奶奶，這正太太可就更有氣了。今天不知怎麼得罪着那太太了，正在鬧的難解，這個夾當兒上，老道來的。州官這麼一問，鴨子說甚麼，這老道解說鴨子的話。他所說的正投機了，因爲這個，那州官喜歡極了，把老道留在衙門裏，待他很好，每逢問鳥兒說甚麼話，這老道就解

說出來，沒有一樣兒說的不對的。就是有一樣兒不好，這老道說話是太粗野，無論甚麼話，張嘴就說，絕沒有一點兒忌諱。這州官兒的人性最貪，是衙門裏應供給使用的東西，他叫應供給的人，都折成錢，有一天州官兒跟老道坐着閒說話兒，又見那一羣鴨子嘎嘎的跣着來，州官可就問老道，一回他們說甚麼呢。老道說，這回說的跟前回說的大不相同了，這一回他們談的是老爺的雜記賬。州官兒說，我甚麼雜記賬。老道說，他那兒叫的是，折了罷，折了罷，蠟燭錢一百八，銀硃錢八吊八。這麼一說，臊的州官兒滿臉通紅，疑惑這老道有意刻薄他，可沒理他，也就過

去了。第二天老道要走，州官苦留，不讓走。再過了些日子，州官在花園子裏涼庭兒上請客，忽然聽見落在樹上的一個小鳥兒叫喚起來。坐中有一位客說，老道，你聽這個鳥兒他說甚麼。老道說，這個鳥兒說的這話可不大好，他說，丟官去。在坐的人聽老道這話，沒有一個兒不驚異的。州官兒可大怒，叫聽差的把這瘋老道給闕出衙門去。誰知不多的日子，那州官果然因貪贓受賄的事情，賺了個卽行革職。看官這個老道仙不仙，我不得而知，就看他做戒這貪官這樣子，總算有點兒意思，他可不但不醒悟，反怒人說的不吉祥。

六、菱 角

胡大成是湖南人，他母親最信佛，胡大成每天上學，必打一座觀音廟門口兒過。他母親可就囑咐胡大成，上學下學的時候，必要到廟裏給觀音菩薩磕個頭，不可忘了。這胡大成就天天兒上學下學的時候，必進廟裏去拜一拜觀音菩薩。有一天他照樣兒進廟拜佛，就瞧見一個秀美的的小姑娘，拉着一那小孩子，在廟門口兒那裏玩兒。這個時候，胡大成纔十四歲，深淺不知，更不懂得那個話是忌諱不可說。他瞧這小姑娘長的好，可就問他，您納貴姓，府上那兒住。這小姑娘笑着說，我們住在廟西邊兒，我父親

姓焦，他是畫匠，我小名叫菱角，您問我做甚麼。胡大成又問，你有婆婆家沒有。這小姑娘把臉兒臊的飛紅，待了一會兒，纔慢慢的說，我沒有婆婆家。胡大成說，像我這個模樣兒，配給你當女婿，可以不可以。那小姑娘害着羞說，我不能作主。說着話兒，兩隻眼睛，把胡大成細細兒這麼一打量，倒像很願意似的。胡大成說完了，出了廟門，這小姑娘隨後追出廟門，告訴胡大成說，這廟對過兒住的那位崔爾成先生，跟我父親最相好，若是求他說媒，沒有個不成。胡大成說，我記得了，一邊兒往家裏走，一邊想這小姑娘，又那麼聰明，又那麼多情，實在讓人愛慕的，忘不下到

了家就跟他母親說，他願意說這菱角姑娘作媳婦兒。他母親跟前就有這一個兒子，事事兒恐怕委屈他，所以聽他說他願意，卽就央告崔爾成做媒去，找焦畫匠提親事。誰知焦畫匠當一件發財的事情辦起來了，要裁理錢太多，這一門親事就萬難成了。後來還是崔爾成來回的費了多少話，極力說，胡大成原是個世家，長的又好看，學問又好，這焦畫匠到了兒纔答應這門親事，也就不要裁理錢了。胡大成原有個親大爺，上了歲數了，沒有兒子，在湖北作教官，他大媽死在任所，胡大成他母親打發他上湖北任所送喪。趕到事情完了，又住了幾個月，正想要回家

去的這個夾當兒，他大爺得了病，不起，也死了，這兩口棺材若要帶着他回家，一道兒可真不容易，因為這個他且遲緩了，一時也不能起身。這個時候，忽然有一大股兒賊匪，攪亂湖南湖北，兩省地方都不得太平，來往的信息不通，他母親的死活就不能知道。胡大成他自己逃在僻靜鄉村裏，一個人住着，悽慘慘的，甚是可憐。這一天，街上來了一個老婆子，大約年紀不過四十八九歲，在村中來回的繞彎兒，太陽都快落了，他還不走，竟自言自語的說：這樣兒的兵荒賊亂，沒家可奔，我得自己賣身。這就有人問他：你要賣多少錢。這老婆子說：我不給人家當奴才，我更

不能給人作妾，有能買我當媽養活着我，我就跟他去，不論價錢多少。是聽見這話，沒有不大笑的，說這老婆子可真是半瘋兒。胡大成聽見說，也覺着奇怪，說我瞧一瞧去。到那兒一瞧，這老婆子長的面目上頗有幾處像他母親的。自己一想，我飄流在外，洗做全沒人，我何不當個母親接去，養活着，這是一舉兩得的事。胡大成因此就跟這老婆子哭着說，我情願意拿你當媽養活着，你可願意跟我去麼。這老婆子聽見胡大成說，他願意拿他當媽那麼養活着，他很喜歡，就跟胡大成去了。這老婆子到了胡大成家中，給他洗做，服侍他吃喝，沒有一樣兒體貼不周到的。

真是比他親媽還疼他呢。若是胡大成有一點兒錯兒，這老婆子是真叨嘮，真說，若是有點兒不舒服，那個調養的經心，過於親生的兒子，這假母子的恩愛倒是很難得。這一天老婆子跟胡大成說，這個地方太平，住着很不怕，我的兒，像你這麼大了，雖是逃難的客，人情不可廢了，三兩天，我當給兒子娶媳婦兒。胡大成說，兒子從小兒定下媳婦兒了，不過賊匪那麼鬧的，南北不通，我沒能回家去娶他，就是了。老婆子說，當這離亂的時候，人心反覆無常，你那兒能一死兒的等着，胡大成哭着又說，不但定的親事不可退，並且誰拿着嬌生慣養的姑娘，給個遠鄉逃難的

人。這老婆子也不理他，直忙着給做簾帳鋪蓋，預備的很齊全。胡大成旁邊瞧着納悶兒，也不知道新媳婦兒倒是打那兒來。一天晚上他囑咐胡天成說，把蠟燈點上，坐着等，可別睡覺，我去看看新媳婦兒來了沒有。遂出門去了。胡天成等了足有三更多天的時候，這老婆子也沒回來。胡大成心裏正在那兒疑惑這是怎麼回事，他忽然聽見門外有人嚷嚷，他出去一看，有一個姑娘坐在當院裏那兒直哭。胡大成驚問，你是誰呢？這姑娘也不言語。緊自這麼一問，這姑娘纔說，你們強把我娶來，萬沒有好處，我一死就是了。胡大成聽着很覺詫異，忙問，到底是怎麼件

事。這姑娘說，我從小兒許給胡大成作媳婦兒，這胡大成可上湖北去了，到如今一點音信都沒有，我的爹媽，現把我給到你們家，我的身子你們搶得了來，我的心你們可奪不過去，胡大成聽見這話，也哭着說，我就是胡大成，姑娘，你是菱角麼？這姑娘擦了擦眼淚，不信有這樣兒的奇事，同胡大成一塊兒進屋裏來，他就拿着燈細細兒這麼一端相，可不是胡大成麼？倆人轉哭爲笑，說，俗們倆不是作夢罷，後就對說各自逃亂這一段苦處，從新又傷感了再哭了一回。先賊匪這麼一攪亂的時候，湖南省內，百十里方圓的地方兒，搶掠了一空，人煙都斷絕了，焦畫匠帶

着家眷，逃在長沙府的東邊。想這樣兒大亂，斷難找胡大成去，姑娘也長大了，遂又聘給姓周家的一個小子，正在這亂的時候，一切不能按着禮辦，不過挑一個好日子，晚上雇一輛車，送姑娘到周家就完了事了。到了這一天，那姑娘是直哭，也不梳頭，也不洗臉，車在門口兒等着，姑娘他就是不上車。焦畫匠急的沒法了，教家人把他抱起來，楞填在車裏，把車趕起來就跑。他們走到半道兒上，就把車趕翻了，將姑娘摔在地下了。這個夾當兒，恰巧來了一頂四人大轎，那轎夫口說是周家娶媳婦兒的，趕緊把姑娘扶上轎子，拾起來了，急走如飛。到了胡大成那兒，這纔

站住脚兒了。外邊有一個老婆子，把姑娘拉進來說，這是你男人家，快進去，別哭了，早晚你婆婆也就到了。說完這話，老婆子就走了。胡大成細聽了這些事情，他纔明白那老婆子是神仙變人形的。小公母倆，燒香禱告，願得母子早早兒的團聚。且說胡大成的母親，那官兵將賊鬧的各處防堵很嚴的時候，可就同着鄉村兒裏的婦女逃奔山谷裏隱藏，一夜有個老婆子說，賊來了，大家夥都四散藏躲。胡大成的母親跑了不遠，就碰見一個年輕的人，拉着一匹馬，說是給胡大成他母親騎的。那老太太也顧不得細問，騎上就走了。那人也跨在老太太身子後邊了。這馬

輕快無比，不大的工夫，就跑到一個湖邊兒上，這馬跳下湖去，踏水飛過去，四個蹄子並沒有一個沾了水。待一會兒，就到湖那邊了，那人就扶着老太太下了馬，指着面的一間房子說，在這裏可以住着，不怕的，您進去罷。胡大成他母親剛要道謝，這馬可就變成一個金毛兒犼，有一丈多高，那人騎上就走了。老太太以手叫門，裏頭有人問是誰在那裏，他聽這聲音很熟，等開了開門，一細瞧，敢情是胡大成跟他的新媳婦兒了。母子兒媳婦，娘兒三個，抱着大哭，一家團聚，真是喜歡的了不得，這纔疑惑這老婆子，必是觀音菩薩，化成人身了。由此供奉觀音更加虔誠。遂

流落湖北，慢慢的買了田產，就在這裏落了戶了。

七、細柳

河南省城裏頭有一個念書的人，他們跟前有一個姑娘，可不記得這姑娘他父親叫甚麼名字，就因為這個姑娘腰細的可愛，親友們都鬪着他玩兒，就叫他細柳。這個姑娘是天生的聰明，念過書，很認得幾個字，正經書可不大看，竟愛看相人的書，可是平生不愛多說話，雖然是懂得相書，也沒聽這姑娘說過誰好誰歹。等他長大了，自然得給人家兒，他父母要給他找婆婆家，可是有一樣兒叫他們爲難，這個姑娘總得自己各兒看看這個學生對他的

勁兒不對他的勁兒。這麼一來，細柳姑娘可就相的學生很多了，沒有一個合式可心的人。細柳兒已經十九歲的這一年，他父母也真急了，帶着氣跟他說：天下還沒有一個好男子，可給你作丈夫不成麼，這是怎麼會事情，你那心我們這老兩口子可真不懂得了，你莫非打算就老死在家裏嗎？細柳姑娘說：我並不是要老死在家裏，我實要找一個十全的人，到如今這麼幾年，我的打算全沒成，這也是命該如此，從今兒起，我的親事你們老公母倆瞧着辦就是了。這個時候有一個公子姓高，也是個闊家，新近這高公子的媳婦兒死了，留下了一個孩子，這孩子的小

名叫長福兒，他纔五歲。這高公子的媳婦兒死了，家裏沒人照應這孩子，所以他打算再續娶一房媳婦。高公子聽見細柳姑娘的好名兒，心裏想，這人到合式，他就趕緊託媒人到細柳姑娘家，見了細柳的父母說一說，正好，一說就成了，挑了個好日子放定，隨後就娶過來了。自細柳過門跟高公子，小兩口兒到很對勁兒，並且這細柳很疼前妻留下的這個長福兒，長福兒可就離不開他這續媽了。細柳有時候回娘家去看看父母，這長福兒也總得跟着，怎麼恨情着他，叫他在家里待着，這長福兒哭着一定也是要跟了去。自打娶過來有一年多，細柳養了一個小子，就

給他起了個名字，叫長怙。高公子問細柳起這名字的意
思，細柳說，沒有別的意思，不過願意他常在腳底下跟着
就是了。細柳自到高家，這針黹上很不留心，惟獨田地的
事，從那兒到那兒，共總他們有多少地，每畝應交多少錢
糧，看着賬，一一的問了高公子，還像恐怕不得詳細，自己
又另外記了一本清賬簿子。日子長了，細柳就跟高公子
說，管家裏出入賬目的事情，請您納歇歇兒，讓我接着辦
罷。不知道這個事情可行不可行。高公子說，可以，有甚麼
不行的呢。這麼着，高公子可就把家裏一切賬目的事情，
每年應該進多少錢，應該出多少錢，全都交付好了。細柳

接過辦了半年多，真是有條有款兒的，高公子很稱贊細柳的能耐。有一天，高公子叫街房家請去喝酒，這個時候，縣裏的催頭來了，要租子，叫着門直嚷嚷。細柳打發底下人好言勸着他，說：今天手底下錢不便當，明天再累您來一邊罷。這個催頭橫眉立目的，還不走。細柳急的沒法兒，趕緊的打發底下人把高公子找回家來。這催頭你說可惡不可惡，見高公子回來了，這高公子就問催頭說：當真的明日你再來一邊都不行嗎。這催頭說：沒有，沒有，我明天再來，說了就走了。催頭去了，高公子進來笑着說：細柳，你今天可知道有能耐的娘兒們，不如個傻子男人。細柳

聽了這個話，正對了自己的心事，可就哭起來了。高公子心裏很詫異，趕緊拉着細柳的手，勸他。細柳的哭聲纔是止住了，心裏可有好些個說不出來的話。高公子以爲他是管家裏的事累的，又要把家事接過來自己管，細柳可不肯，起早睡晚，更下勞苦，總是今年就把明年應交租子的錢就攢起來，到那時候早早就把租子到縣裏交上去，一年到頭也看不見催頭到門，又拿這先期攢錢的法子，算記一年吃穿的用度，慢慢兒過的這個日子的嚼用，很有一點兒敷餘了，高公子十分喜歡。這一天，本村裏有一家兒出賣頂好的一口棺材，細柳看見，不嫌價兒大，就留

下了。因爲自己的錢不夠，就跟親戚家借了一點兒錢，湊着還這筆棺材錢。高公子心裏想，買這無用的東西做甚麼，就要攔着細柳不聽。在家裏攔了一年後，本村裏一家死了人，要買頂好的棺材，這家跟高公子商量說，情願意比原買的時候的價兒加一倍給錢，急要這口棺材等着用。高公子心裏想，若是賣出去可得一倍利息，就回家跟細柳商量了。細柳是一定不賣。高公子說，若是賣了這口棺材，可以得一倍利息錢，多麼好，留這無用的東西做甚麼。細柳不理，再問，就哭起來了。高公子也不忍的，叫細柳那麼哭，他既不願意賣，也就再不提了。轉過年兒來，高公子

就有三十歲了，細柳囑咐高公子，不叫他往遠處去，若是回來稍晚一點兒，細柳就打發底下人，或接的，或請的，在道兒上聯絡不斷。這麼着，朋友們就跟高公子說玩笑話，說他怕老婆。這一天，高公子有朋友請他去喝酒，就覺着心裏不舒服，沒等吃完了飯，就回來了，騎着個馬，走到半道兒上，就掉下來了，趕到底下人把他抬回家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這時候正是六月，天氣很熱，幸虧了棺材裝裏全是預備現成兒的，不至於臭在床上等這些東西，這街坊四隣，纔知道細柳是預備的不錯。這時候長福兒有十歲了，纔送到學房念書，他父親一死，這長福兒驕傲那

麼慣了，就不肯上學念書。他媽送他上學去，他得便就跑了，跟着放羊的小孩子玩兒去了，說着他不聽，打着他也不改。他媽沒有法子了，叫過長福兒來告訴他說，你既不願意念書，我不能強擰着你念，可是有一樣兒，俗們鄉下人，仗着種地吃飯，家裏還能養活多少閒人嗎，你既不肯念書，可就別怕受累，可以把那好衣裳給我脫下來，早早的起來，跟着底下人做事，若是懶惰，可別抱怨我打你。這麼着把好衣裳給他脫下來了，把破衣裳給他穿上，叫他放豬去，回到家裏來，就給他一個瓦盆子，跟底下人一塊兒喝粥。纔有十幾天的工夫，長福兒就覺着苦的難受，哭

着跪在地下，跟他媽說，還願意念書，受不了這放豬的苦了。他媽把臉兒扭過去，向着牆，彷彿像沒聽見似的。長福兒沒法子，站起來，擦着眼淚，拿上鞭子，把豬鬪着放去了。這時候正是八月底，九月初的光景，身上的衣裳又薄，又破，腳底下沒有鞋，又趕着潏風雨，淋的渾身濕的冰涼，端着肩膀兒，縮着脖兒，一臉的泥，跟要飯兒一個樣兒。街坊聽着他，很可憐，別人有要續娶的，都指細柳這做事的樣子，而不敢娶。這細柳在家也些微的聽人家講究他，他也不介意。到了兒長福兒實受不來這個苦，就扔下豬，逃走了。細柳也任憑他逃去，也不找他。他走了大約麼着有

十幾個月，要飯吃的都沒地方去要了，餓的臉面都黃瘦了，沒有法子，就磨磨蹭蹭的回來了，又不敢往家裏來，所以，他央告着街坊家的一個老婆子，跟他媽說個情兒。這老婆子就跟他媽給說了一說。他媽說，若能挨一百棍子的打，就讓他來，若不能挨，讓他還去他的。長福兒聽見這話，不等叫他，就跑進家裏來，大哭說，願意挨打。他媽問，你改了嗎。長福兒哭着說，我改了。他媽說，既改了不必打了，可以好好的放豬就是了。長福兒大哭着說，情願挨一百棍子，還念書。他媽不聽，這街坊家的老婆子從中懇求勸着，這細柳纔答應叫他回到學堂去。這麼一定，他叫長福

兒趕緊洗澡、換衣裳、讓他同他兄弟長怙一塊兒念書、長福兒受了這一回折磨、可就知道得用心念書了、三年的工夫、他進了場、中了秀才。河南巡撫楊大人、看長福兒的文章、很愛惜、月月幫助他一點盤川、叫他好好的用功。長怙是極笨、念了幾年的書、不能記一個字兒、他媽就不叫他再念書了、叫他學着做莊稼活。這長怙既不念書、又懶得負一點兒苦、他媽很有氣、跟他說、生來在世上的、各有應做的事、你既不會念書、又不肯種地、一天一天的就遊手好閒、我們還等着你倒臥在地餓了狗呀、說着就狠心的痛打了一頓。打這兒起、叫長怙同着底下人一樣兒

做活、稍起晚一點兒、不是打、就是罵、衣裳、吃食、好的都給他哥哥長福兒。長怙瞧着、嘴裏雖不敢說甚麼、心裏實在不平服。秋後、收完了莊稼、地裏沒有事、他媽拿出錢來、叫長怙學着做買賣去。長怙最好耍錢、他就拿着錢、湊上幾個人、就耍起來了、非輸淨了就不住手。回頭長怙到家對他媽說、不是賣的賠錢、就是遇見小縉、把錢全給搶盡了、這謊撒的還是頂圓全。有一天叫他媽查着了、把長怙拿大棍子又打的死去活來的、仍是不肯饒他。他哥哥求情的、沒法了、在他媽跟前跪下、願意替兄弟挨打、這麼着他媽的氣兒纔消了。由這兒起、長怙出門兒、不論是做甚麼、

他媽都要細細兒的查一查他。這麼一來長怙的動作不敢放肆，他那心裏可不是真改了。有一天他跟他媽說，我要跟他們久做買賣的大商人，上一邊洛陽，學一學外邊來往販貨的這個法子。您猜這是怎麼個意思。這長怙並不爲做買賣，實在是借做買賣，去遠遠兒的逛一逛，開一開眼兒，又怕他媽不準他去，所以就以這學買賣的事情爲辭。誰知道長怙一說，他媽并不疑惑他，立刻就拿出碎銀子三十兩，給他作本兒，又給他一錠整金子，告訴長怙說，這錠整金子是祖上遺留下來的，不可化用的，不過是防備意外用錢的事就是了，并且你剛學作買賣，不必貪

着多賺錢、三十兩銀子的本兒不虧就是很好。長怙臨走的時候兒，他媽又再再的囑咐。長怙答應着去了，很覺得意，到了洛陽，并不找熟人商量做買賣的事情，一直到了。一個有名兒的要錢場兒，不過要了三五天的工夫，那散碎銀子就用完上來了。自己以為還有一錠金子，不大理會，卽至拿出來，用夾剪鉸開了不得了，敢情是一錠假金子，那開要錢場兒的人，瞧見長怙這假金子，很說了些個嫌話，長怙心裏很覺不安。正這時候，忽見打外邊兩個人走進屋裏來，懷裏掏出鐵銷鍊子，往長怙的脖子就套，把他拉了走了。長怙那麼嚇的，不知道怎麼着好了，央告這

二人問是怎麼回事情。那二人把兩隻眼睛往上一翻說，你還問我們嗎？你做的事難道說你還不知道嗎？長怙又哀告說，我真不知道。那二人就說，你真不知道，我們告訴你，有人拿一錠假金子，把你在衙門告下來了，說你是個真正的餅子手兒，這官司你就得打罷。到了衙門，就把長怙帶到堂上，不容分說，打的長怙皮開肉綻，打完了就收在監裏。長怙這個時候，身上是一文錢也沒有，牢頭的暴虐就格外的更利害了。長怙無法，跟囚犯們求一點飯吃，度着命兒就是了。長怙由家裏起身後，細柳跟他大兒子長福兒說，你記着，二十天後我要打發你上洛陽去，我事

太忙、恐怕到那時候我忘了。長福兒往下要再問、瞧他媽很是要哭的樣子、他也就再不敢再問了。到了第二十日那一天、長福兒問他媽、打發我上洛陽有甚麼事情。他媽嘆了口氣說、你兄弟長怙今日這個荒唐、跟你那時候不愛念書逃學是一個樣兒、我若是不肯背罵名、你怎麼能成人、大家夥兒都說我心狠、咳、但是我的眼淚濕透了枕頭時候、別人可不知道了。說完了這話、放聲的大哭。長福兒站在一旁聽着、不敢細問、細柳哭完了、跟長福兒說、你兄弟長怙愛要錢的邪心不改、我給他那一錠假金子的時候兒、叫他去樂去、我料着你兄弟必收在牢裏頭了、巡撫

楊大人待你很好，你若去託他的情，必成可以救出長怙的死危，這一夾磨，萬一使他把那邪心改過來呢，也未可定。長福兒聽了他媽的話，立刻起身，一直的到洛陽去，他兄弟長怙已經收入監牢三天了。長福兒到監裏瞧他，那長怙像活鬼一般。長怙瞧見哥哥來瞧他來了，哭的都抬不起頭來，長福兒瞧兄弟受的這樣的苦，替他難受也哭了。這時候長福兒本是巡撫楊大人所最愛的人，這是遠近都知道的，縣官一聽這長怙是長福兒的兄弟，他趕緊就把長怙打監裏放出來了。長福兒長怙哥兒兩個，連忙起身回家，到了家，還怕他媽有氣，跪着爬到他媽跟前，細

柳就問長怙說，這一回逛得如心罷。長怙哭着不敢言語。一聲兒，細柳說聲咳，起去罷。由這兒起，長怙愛要錢的毛病，可真都改過來了，起早睡晚，做甚麼再沒有長怙那麼勤謹的了，就是偶爾偷點兒閒，他媽也不深問。這麼着，有一年多，再也不敢提出去做買賣的話。後來想着要做個買賣纔好，自己又不敢跟他媽說，轉求哥哥長福兒給說。他媽這一回聽見長怙又要做買賣去，到很喜歡，極力的給湊本錢，長怙帶出去做了半年的買賣，就賺了有一倍多的利息。這年長福兒也中了舉人了，又三年的工夫，長福兒中了進士，兄弟長怙所做的買賣，十分的順當，已

賺了好幾萬銀子。看官您瞧細柳這個人，不怕人說，不怕人罵，到了兒教訓的兩個糊塗孩子，一個陞了官，一個發了財了，這一個娘兒們有多大心思。

八、促 織

明朝宣德年間，宮裏愛養活蚰蚰兒當玩意兒，每年到了時候，就跟民間要。可是爲這一宗蟲兒，並不是西邊的出產，不免找着就費一點兒事兒。有一個華陰縣知縣，想著奉承上司，就進奉了一個蚰蚰兒，說他會鬪。上司試了一試，果然的會鬪，心裏想，這知縣是個養活蚰蚰兒的行家，就教他常常兒的進奉這個玩意兒，隨後這就成了例了。

那知縣也勒令他地方兒的人給我，因此那地方可就多添上了一分苦差使來了，到了七八月的時候，非找蠅蠅兒交縣裏不可，並且非找能鬪的不准交差。就有各鄉村裏的無賴子，成天家的遊手好閒，到處鑽頭覓縫兒的去掏，得著好的，上盆養活着，等有要主好賣大價兒。縣裏的衙役，借此也是訛詐百姓，每一個蠅蠅兒真可以傾十幾家兒的產業，當時有個姓成的，是個念書的人，考了幾回秀才也沒中，這個人本來有一點子迂腐的氣像，讓奸猾差人偏給保舉這姓成的當一個地方。列位想，書獃子若叫他當地方，這不是跟他竟打哈哈嗎。這成生怎麼託人情。

也沒能辭下來，沒法子就當罷。當了不到一年，把一個小家當兒全都化沒了。恰巧又趕上該進蝻蝻的時候，成生沒膽子按着戶口要錢，自己又沒有錢賠累，急的要尋死。他媳婦兒說，你死也是白饒，不如自己搜尋搜尋，萬一掏着一兩個好的，到時候交差，也可以搪塞過去了。成生聽他媳婦兒說的很是，可就拿着竹筒兒、罩子、鉗子，就在破牆裏頭、爛石頭底下搜尋，也沒搜尋着甚麼，雖然掏着幾個，都是弱小的不中用。縣官到這時候，催逼的頂嚴，十幾天的光景，屁股挨了足殼幾十板子，兩條腿都給打爛了，索性連一個蝻蝻也沒能掏去了，躺在炕上就是想法子尋死。

就了事。這時候本村兒來了個羅鍋兒頂香的老婆子，能請神算卦很靈。成生的媳婦兒聽了，心裏一動，到家就拿上一掛禮錢，去找這頂香的，讓他給算一算。到那兒一瞧，就見問卦的人很多，那老婆子住的是一間屋子，門外掛着簾子，擋的頂嚴密，簾子外頭擺着一張桌子，上頭擱的有一個香爐，問卜的燒香磕頭，這羅鍋兒老婆子站在桌子旁邊兒，替他們禱告，嘴唇兒亂動，念的也聽不出來，是甚麼，問事的可都在旁邊兒站立敬聽，待一會兒的工夫，打簾子裏頭扔出一片紙來，上面就寫各人心裏所問的事情，一點兒也不差。成生的媳婦兒正在那兒聽着，簾子

裏頭又另外給他扔出一片紙，他撿起來一看，上頭不是字，竟是一張畫兒，畫的是樓臺殿閣，像一個廟宇，後頭一帶小山子石兒，蒿草滿地，影影綽綽的藏着像個蚰蚰兒，旁邊蹲着個蝦蟆，彷彿要迸的意思。細瞧這畫兒，一時解不開是甚麼意思，大概上頭畫的蚰蚰兒，想必就是指着我的心事。遂把紙摺擡起來，拿到家裏給成生瞧。成生這麼一細瞧，很像村東大佛寺的景況兒，自己已一想，莫非大佛寺那兒可以掏得着好蚰蚰兒，也未可定，遂扎掙着起來，扶了一根棍兒，帶上鉗子、罩子、竹筒兒，一癩一點的就往大佛寺前後慢慢的搜尋。原來這廟後頭有一座古墳，

順着這個墳地的邊兒，竟是亂石頭、跟枳荊、與那畫兒上畫的頗像，可就在蒿草深厚的地方慢走細聽，就像滿地找繡花針似的，真是心耳目力全都使盡了，任甚麼也沒搜着，忽然他見亂草裏有一個蝦蟆一迸，倒嚇了成生一跳，他急去追這蝦蟆，那蝦蟆可已經迸在亂草裏，看不見了，又這麼輕輕兒的一搜，就見了一個蚰蚰兒，臥伏在草根兒底下，舒着兩個翅膀兒，那兒叫喚呢。成生過去趕緊的一撲，那蚰蚰兒一迸，就鑽在一個石頭縫兒裏頭，怎麼拿細草棍兒探，也探不出來，遂後還是使竹筒兒，拿水把他沖出來了，長的極雄健，成生輕輕兒的拿罩子把他扣

住、細細兒的一瞧、真是個頂好的、成生喜歡極了、如得珍寶似的、擱在盆裏養活着、跟獨生子似的、等到限期、好拿他銷差。原來這姓成的有一個兒子、纔九歲了、也不懂得這是個要緊交官差的東西、在他瞧、一個蚰蚰兒就是個玩意兒、是小孩子見了這樣兒的蟲兒、沒有不愛的。這孩子、趁他父親沒在家、偷偷兒的掀開那盆兒的蓋兒、要瞧一瞧。這蚰蚰兒見了亮兒、就打盆兒裏迸出來了、跑的那麼快、一時怎麼也撲不着、這兒一抓、那兒一抓、等撲着了、拿起來一瞧、完了、這蚰蚰兒的肚子也沖破了、後腿也掉了一根、那還活得了嗎。小孩子害怕、可就哭着告訴他媽。

他媽一聽這話、嚇的臉上的顏色兒都變了、惡狠狠的說、孽障、你死的時候兒到了、等你爸爸回來、跟你算賬罷。小孩子聽了、也沒話可說、哭着可就出去了。不大的工夫成生回來了、聽他媳婦兒說這蚰蚰兒教孩子給按死了、如同一盆冰水打頭上澆下來似的大怒、急叫這孩子來。此時這孩子可不知道那兒去了、氣橫橫的滿處兒找他去了、到了兒就找着了、在一個土井裏淹死了。這時候兒氣也沒了、連心疼孩子、帶心疼蚰蚰兒、哭的要死。兩口子對報怨、可沒有法子、只好把死孩子埋了罷、上前這麼一摩、有一點兒還醒過來的意思。他們趕緊把他抱上炕去、半

夜裏果然甦醒過來了，就是神氣怏怏的、傻睡。成生因爲這蚰蚰兒讓他孩子給按死了，很覺喪氣透了，也拿孩子十分當事，翻來覆去的，一夜也沒睡覺。天纔亮的時候兒，他忽聽屋門那兒蚰蚰兒叫喚。成生忙起來瞧，以爲他蚰蚰兒還活着，趕緊要把他撲着，那蚰蚰兒可是一迸好遠了，轉過牆角兒，就瞧不見那兒去了，四下裏觀看，到了兒就見這蚰蚰兒在牆上趴着呢，轉臉兒又迸在衣裳襟兒上，一細瞧，長的倒像有點兒能耐的蟲兒，這麼着，成生就把他捉住了，意思要拿他交差，又恐怕不合縣官的意，忽然想起一個法子來，何妨出去跟別人養活的好蚰蚰兒鬪

一鬪、看他怎麼樣。七八月的時候兒、正是關少閒着沒事的、專心做這個事。本村就有一個闊少爺姓王、養活了一個蚰蚰兒、自己給那蚰蚰兒起了個名字、叫蟹殼兒青、天天跟人家的鬪、沒有不贏的、所以他拿着當個稀罕物兒、也打算有給大價兒的就把他出脫了。忽然想起成生有交官差用的蚰蚰兒、何不拿這個蚰蚰兒探聽成生怎麼樣、若成生手裏沒好的交官、我這蚰蚰兒賣給他、總可以充數兒。這一天就拿上蚰蚰兒找成生說、您養活着若有甚麼樣兒好的、俗們二位何不鬪一鬪罷。成生說、我沒有好的、您有甚麼好的、掏出來我開一開眼。這姓王的就把

自己的蚰蚰兒拿出來了。成生接過竹筒子來，打開蓋兒一瞧，姓王的那個雄壯，倒像是個有能耐的。姓王的說，您的蚰蚰兒怎麼樣，我也要領教領教。成生說，我那個不行，差的多，等把他的拿出來了，倆這麼一比，果然是小。這姓王的說，俗們讓他鬪一鬪看罷。成生想，若講這倆的個兒大小，原不敢把我的賭個勝敗，因為我這蚰蚰兒像個無用的，並且我也要試一試他的身分兒，索性鬪他一回，也不要緊。這麼着他答應了，倆蚰蚰兒遂就都擱在鬪盆裏。成生這小蚰蚰兒到盆裏，像個傻子，一動也不動，那個大蚰蚰兒更精神了。成盆就拿豬鬃撥那小蚰蚰兒的鬚，讓

他往前去鬪，他還是不動招的。這姓王大笑起來了，又拿豬鬃撥那大的。這大蚰蚰兒很怒，就張開嘴，振翅膀兒，要咬，又舒翅兒作叫喚聲兒。這大蚰蚰兒正在那兒發橫呢，冷不防，這小蚰蚰兒迸起來，脖頸兒上就是一嘴咬的。這大蚰蚰兒翻了一個仰八脚子，小蚰蚰兒這纔展鬚伸翅兒作叫喚聲兒，好像得勝，告訴主人似的。這姓王的狠詫異說：你真有這樣兒好東西，可別鬪了。正在瞧着，忽有一隻小雞子跑過來了，伸嘴就啄。成生急忙把這小雞子闔開，幸爾這小雞子一嘴沒啄着，蚰蚰兒已經迸遠了，小雞子自然跑的快，又追着要啄蚰蚰兒。這一回在小雞子爪子底下，把

成生急的無法兒可救，踩着脚兒說：這可完了我那蚰蚰兒了。說着就瞧那雞子伸着脖子，不住的撥浪那腦袋，挨近了細細兒的瞧，這蚰蚰兒在雞冠子釘着，不撒嘴兒。成生大喜，兩手慢慢兒的捧在罐裏，加意的餵養。這一天就拿到縣裏交差，那知縣一看那蚰蚰兒，就嫌小，大怒說：你簡直是搪塞我。成生說：小的不敢撒謊，這蚰蚰兒實在會鬪雞子。知縣說：你胡吡，這些蟲兒天然都是小雞子嘴裏吃的，你今天來弄這小蚰蚰兒搪塞，還要說這麼宗樣兒沒頭沒尾的話，我本縣必要當面兒拿小雞子試一試看，若小雞子把蚰蚰兒吃了，你可估量着，我要糟塌你那下

半截兒呢、你等着罷。說着就打點、坐二堂、兩旁衙役伺候、教把成生帶來的蝻蝻兒、先拿好的跟他鬪。這也怪、別的蝻蝻兒沒有一個鬪得過成生的那一個。後來就把一隻大公雞抱了來、擱在二堂上、看他怎麼樣。小雞子可不管人多、一聽見蝻蝻兒、就伸嘴嚙。您說這蝻蝻兒奇不奇、趁那雞子低頭的工夫、就迸在他冠子上去了、惡狠狠的拿牙咬住、怎麼也不鬆嘴、咬的那麼重、這雞子又撥浪腦袋、又拿瓜子彈、這蝻蝻兒也掉不下來。知縣大喜說、果然你是不撒謊、這就將蝻蝻兒收好了、多多兒的賞成生說、你先回家去罷。知縣就將這蝻蝻兒、備了一套詳文、獻到督

憲。督憲大喜，把蝻蝻兒裝在金籠兒裏，進到裏頭了，又寫了一個奏摺，細說這蝻蝻兒的能力。打這個蝻蝻兒送到宮裏以後，是所進的那些有名兒的蝻蝻兒沒有一個鬪的過他，並且這蝻蝻兒，每逢聽見琴或琵琶的聲音，他也伸開翅膀兒做叫喚的聲，很覺可聽。皇上大樂，賜這總督一匹好馬，並尺頭，督憲也不忘知縣的功勞，就保他陞官，知縣更樂了，免去成生地方的差使，又格外囑託學院，中他一個秀才。後來天冷了，成生這兒子精神纔照舊，他自己說，他病的時候，常以爲他是個蝻蝻兒。看官，您想這是甚麼個意思。督憲聽見那蝻蝻兒是成生交進來的，也賞

他錢不少，成生不到十幾年，就置了地，蓋了房子，出門的時候有車馬，跟人，俱然是世家的樣兒，大不像當地方挨知縣打罵的這個人了。

九、王

成

青州平原縣，有個世家子弟，姓王，名成，人性最懶，不會打算生理，就在家裏跟他女人死嚼，將他祖上遺留下的產業全化沒了，就賸了十幾間破房子，他們兩口子住着，身上無衣，肚內沒食，不免他媳婦兒餓的，哭一陣，鬧一陣，鬧一陣。這王成聽着他女人這麼哭鬧，也十分的不好受，可又無法兒可治。這天氣正在五六月的時候，熱的利害，村

中有個周家的花園子，這周家也是敗落的沒人了，所以這花園子沒人修理，裏頭的房子，外頭的圍牆，全坍塌倒壞，惟獨當中間有一個亭子還好好兒的，每逢很熱的天，村中賣苦力氣的人，晚上多有在這亭子裏涼快睡覺。王成因爲他女人天天兒哭鬧的難受，也就天天兒往這亭子裏睡覺去。到了早晨該起來的時候，別的睡覺的人都起來走了，王成他必得睡到小晌午，纔磨蹭着起來，慢慢兒的往家裏走，總而言之，這王成是個懶透了的廢物。有一天，王成正在低着頭兒慢慢的往家裏走，他忽然瞧見草地裏有個黃澄澄的東西，近前撿起來一看，原來是一

隻金耳挖子，後面刻着儀賓府造，四個小字。原來王成的爺爺，是先衡恭王的孫女兒女婿，所以家中舊物多有這款。他正細瞧的時候兒，就看見了那邊來了一個老婆子，低着頭兒，彷彿是找東西似的。王成雖然是窮，生來的性情不貪便宜，瞧這老婆子是找東西，王成就問，你找甚麼。那老婆子說，我剛纔丟了一隻金耳挖子，怎麼也找不着了。王成趕緊的拿出來給這老婆子，這老婆子一見金耳挖子有了，可就喜歡極了，直誇王成的心眼兒好，說，這一隻金耳挖子能直多少錢，不過因爲是先夫給我留下的念信兒就是了，不肯輕易這麼丟了。王成問這老婆子說，你丈夫是

誰老婆子回答說，我男人是舊儀賓王揀之。王成詫異說，王揀之嗎，那是我重爺爺。這老婆子看着王成，也驚異說，你就是王揀之的嫡派孫嗎。我實是狐仙，早先跟你重爺爺很得寵，由打你爺爺死後，我就隱藏在深山裏頭，今天可有事，路過這個地方，偶然不留神，將這耳挖子給丟了，誰知讓你給撿起來了，這不是合該的事嗎。原來王成知道他重爺爺有個狐狸媳婦兒，所以就信這話，便請這老婆子到他家裏去坐一坐兒。那老婆子答應着，就跟王成來到他家裏去。王成叫他女人出來，就把他們娘兒倆給見了一見，那老婆子看他女人出來，周身這個樣兒，可

就太難了，蓬着頭，身上的破衣裳露着肉，臉上的氣色很昏暗。這老婆子瞧見，嘆了口氣說，這怎麼了，王棟之的孫子怎麼窮到這個分兒上，又看爐子裏沒有火，他就問，你們家裏就這個樣兒，見天你們倆仗着甚麼活着呢。王成他女人就細說王成這麼懶，連打算活路都不能，天天兒就這麼坐吃山空，何日是個了手，說着直哭。老婆子聽了這話，可就將這隻金耳挖子給了王成他女人了，讓他賣了，拿錢先買米吃飯要緊，我三日後再來王成留着不讓走。老婆子說，連你的一個媳婦兒你都養活不起，再留我在這兒，天天兒看着房樑兒就能飽了嗎，說着站起來就

走了。這老婆子走後，王成跟他媳婦兒細將前頭事情說了一遍。他媳婦兒聽見王成說這老婆子是狐狸精，很有
一點兒害怕。王成又說，他雖是個狐狸精，行事很有點兒
義氣，他也勸他媳婦兒別怕他，拿他當祖母那麼樣兒必
有好處。王成他媳婦兒也答應了。到了第四天，這老婆子
果然回來了，一進門兒，先交給王成十兩銀子，叫他買一
口袋米，一口袋麵，讓他媳婦兒揀一點兒柴火來煮飯。好
在夏景天兒，不用多少火。這老婆子夜裏就跟王成他媳
婦兒在一個炕上睡覺。起初他媳婦兒還害怕，日子常了，
見這老婆子的意思很慈善，遂就安心不疑。有一天早晨

起來老婆子叫王成說，孫子，你可別這麼懶惰，應該找一個小生意做，纔是終日坐着死嚼，那兒是長法子。王成說，做個小買賣到可以的，我可就沒有本錢。老婆子說，那不要緊，你爺爺活着的時候，他銀子錢由我性兒用，然我一個世外的人，要銀錢做甚麼，所以沒多攢了，只有我買花粉的銀子四十兩，到今兒收着沒動，你可拿去作本錢用。說着那老婆子就將四十兩銀子遞給王成，讓他買葛布，帶到京裏去賣，可以得一點利息。王成依着這個法子，買了葛布五十幾疋，裝在車上，要帶到京裏去了。臨起身的時候，他祖母囑咐他說，必勤，別懶，寧早，別晚，若遲一日，後

悔已晚。王成答應了，就起身走了。那兒能料到，半路兒上就遇見雨了，衣裳鞋全淋濕了。像王成一個懶慣了的人，如何肯受這樣兒的辛苦，很覺着累的慌，只好且住店裏，避雨。他住了一天，等着天晴了再走，那兒想到，白天雨還小，到了晚上就更大了，傾盆的往下倒。第二天早晨起來，往外看，道兒濘的更利害了。王成心裏想，這道兒不好走罷，索性等着打完了早尖，再說罷。不大的工夫，天又陰沉了，大雨又下起來了，他又住了一天，這天纔晴了。他就拾掇行李上路，到了離京不遠的一個地方，他聽見人家說葛布的行市很大，王成心裏自然是喜歡，即至將貨落在店裏，那店

主人跟他說，可惜了兒，苦早來了三天，比常年葛布的價兒就三倍多，每一疋可以賺三倍利息，實因為南路初通的時候，葛布來的很少，富家掙着買，所以把這價兒給抬起來了，前天各處商人都販葛布到京，不下幾百家兒，把葛布的價兒給擠落了，現在沒有一個不認晦氣的。王成聽見店主人說這話，很覺煩悶，又過了兩天兒，這貨來的更多，價兒更落了。王成所販的葛布因為無利可得，不肯賣，遲了十幾天連嚼過兒算，所賠的更多了，王成煩的了不得，店主人勸他，你就賤賣了罷，倒出錢來，再想別的買賣，若再攔着，恐怕賠的還多。王成無法兒，只好依從店主人

的話，將葛布減價兒賣了，統共算了一算，賠了約有十幾兩銀子。這就沒有法兒，打點行李回家罷。一看錢褡褳兒裏頭的銀子，沒了，不知甚麼時候丟的。王成驚慌告訴店主人去了，店主人聽了也沒有法兒，不知甚麼人偷去的，就有勸王成把店主人拿到衙門裏告下來。王成嘆了口氣說，我命該如此，與店主人甚麼相干兒。這店主人聽王成這話，很感激他，所以送給王成五兩銀子的路費，勸他回家去。王成自己一想，這個時候兒回去，怎麼見祖母，進退兩難，所以逗遛在店裏，悶的無事，就坐在店門外瞧熱鬧。看那邊有鬪鷓鴣玩兒的，每鬪也動十幾多吊錢的輸

贏，每一個鵪鶉要買，不過百十多錢。王成一想，心就動起來了，腰裏所有的錢一算記，僅僅的夠販鵪鶉的。他就進店裏來，跟店主人一商量，店主人說，這個主意很好，並應着借給他房子，供給他吃飯，不跟他要錢，實因為他是個忠厚人。王成聽店主人說這買賣可作，趕緊出去就買了滿滿的一擔子鵪鶉，約有二三百個兒，要挑進城去賣。店主人勸他快賣。誰知夜裏又是大雨，天亮還沒住，街上如同一道河似的，這兩淋淋還沒有晴的意思。王成無法兒，就住着等晴，這兩一連就是十幾天不住。有一天王成打開籠子餵餵那鵪鶉，一瞧，了不得了，這鵪鶉敢情死了好

些個。王成很着急，第二天再瞧，更了不得了，死的更多了，賸了不過十幾個兒了，又過了一夜，這鶴鶉都死了，就賸了一個了。王成因這鶴鶉死的那麼怪，他就告訴店主人，問是甚麼緣故，店主人也替他心裏難受。這王成因爲買賣也沒做成，銀子也沒有了，回去不知怎麼對他這狐狸精的太太，急的要尋死。店主人勸他不必着急說，偕們去瞧一瞧，就開開了籠門兒，將這鶴鶉把出來一瞧，就說，這個鶴鶉像是個有能耐的，這些個鶴鶉也須是他給嚇死的罷，您納閒着也是沒事，何妨下點工夫，把他兩天兒，如果真是好的，你就拿他去賭錢，也可謀生。王成就如法把

弄那鶻鶻，敢情是個好的，店主人讓王成拿到街上以酒肉當輸贏。這鶻鶻真利害，上場兒就贏。店主人很喜歡，就給王成銀子，使他跟那些闊人賭，王成這鶻鶻沒有一回輸過。就這麼半年多，積攢下二十多兩銀子，心裏稍鬆通些兒，真是拿這鶻鶻當命似的。當時有個親王，最愛鬪鶻鶻，每年正月十五這一天，是愛玩兒鶻鶻的人，都準他們進府裏去賭一點兒輸贏。店主人可就跟王成說，今兒是你的大機會，可以立時就發財，我可所不知道的是您納的運氣怎麼樣，就把這親王鬪鶻鶻的事告訴他，說要領他一塊兒去，又囑咐他說，若是你這鶻鶻讓親王的鶻鶻

給嚇死，不過認喪氣就完了，萬一您的這鵪鶉能鬪勝了，那親王是一定要買，您納可別一時就答應，您就看我的樣兒爲準，我一點頭兒，您再應着賣給他。王成答應了，倆人拿着鵪鶉進府裏去了。上府裏鬪鵪鶉的人可就多了，都在台階下頭等着，待一會兒親王出來了，坐在殿上，左右聽差傳話，有願意鬪的可以上來，就看有一個人把着鵪鶉進殿，親王命放出鵪鶉來，那人也把他的放出來了，這兩個鵪鶉騰跳了一會子，那來人的鵪鶉敗了。親王大笑，一會兒的工夫，親王這頭鵪鶉賺敗了十幾個人的鵪鶉，店主人小聲跟王成說，是時候了，您上去鬪一鬪罷。店

主人同着王成一塊兒上台階去，親王一見王成這個鶻鶻，說這鶻鶻眼睛裏有怒氣，必有能耐，取我那鐵嘴的鶻鶻擋他。這兩個鶻鶻就拚命的騰騰跳跳的鬪，把親王這鶻鶻哈啵的直掉毛兒。王爺叫好，好，他那鶻鶻還是鬪不過王成的那個親王，又叫聽差的取我那頭白鶻鶻，一會兒他們就將白鶻鶻把了來。這一個是一身白毛兒如雪，照那樣兒就不凡，王成害怕，跑在親王面前，求着罷局，不願再鬪，說王爺的白鶻鶻是個神鳥兒，恐怕傷了我這個鶻鶻，倘若傷了我這鶻鶻，小人可就沒飯吃了。親王笑說，你放去，不要緊，若是鬪敗了，把你那個賺死了，我多賠你

銀子就是了。王成可把鵪鶉鬆手放去了，趕到白鵪鶉來鬪，王成的鵪鶉趴伏在地，如同大公雞漬着毛要鬪的那個樣兒，等着他。這白鵪鶉的嘴最利害，王成的鵪鶉可會飛起來往下賺，進退，上下，對鬪了半天，這白鵪鶉就有一點兒乏了，王成的鵪鶉可鬪的更凶了，賺的這白鵪鶉的白毛兒直掉，白鵪鶉實鬪不了，可就搭拉着翅兒逃跑了。觀看的足有一千多人，沒有不誇王成這鵪鶉的。親王就要過去，親自把着，自嘴至爪，細瞧了一個過兒，抬頭問王成說，你這鵪鶉不賣。王成說，小人沒有產業，這個鵪鶉就是小人的產業，我可不敢賣。親王說，賞你一個大價兒，可

以折的了。養活八九口人的那麼一點產業，你願意不願意？王成低着頭想了半天說：小人本不樂賣，王爺實是愛惜，果能使小人終身有衣食，那我有甚麼不願意孝敬王爺的呢。親王就問王成說：你到底兒要多少錢。王成說：我要一千兩銀子。親王笑說：傻小子，這是甚麼寶貝，敢要一千兩銀子。王成說：王爺不拿他當寶貝，小人可拿他當性命。親王說：你這意思我不懂得。王成說：這不難懂得，小人把拿到街上，天天兒總贏個十兩八兩的，拿這錢買米吃，我一家十幾口人，就不至於挨餓，這不算真正好寶貝嗎。親王說：我不虧負你，給你二百兩銀子怎麼樣。王成搖頭。

不肯，王爺又添一百兩銀子，王成看店主人的頭，還是不動，他就說：「既是王爺真愛，小人也可以讓一百兩銀子。」親王說：「算了罷，誰肯拿九百兩銀子買一個鵪鶉玩兒呢？」王成將鵪鶉裝在口袋裏，要走，親王叫他回來說：「我給你六百兩銀子，肯賣不肯賣？若不肯賣，就不要了。」王成又看店主人，這店主人的頭還是不動，王成心裏以爲這價兒可以了，恐怕失了這個機會，就說：「王爺要給六百兩銀子，我心實不願意，但此回交易不成，怕要得罪王爺，沒有法兒。」照王爺這六百兩銀子的數兒賣了罷。親王很喜歡，即刻約了銀子給王成，王成裝好了銀子，拜謝親王出府，路上

店主人說，我說的甚麼話，您若再勒一會兒，八百兩銀子可以到手。王成回到店裏來了，就把銀子擱在桌子上，要跟店主人平分，這店主人一定不要，後來謙讓不過，店主人僅將店錢飯錢收了，王成第二天回家去了，跟他媳婦兒細說這些日子所做的事。有了錢了，那老婆子給他們買了地，蓋了房子，老婆子早起來了，叫王成照看地裏做活的人，督催他媳婦兒織布，兩個人稍有點懶惰，這老婆子就嚷嚷，王成這兩口子真不敢有一點抱怨的意思。過了三年，王成家裏很充足，這老婆子要走。王成這兩口子哭着直不讓他走，老婆子也說不走了，有一天早晨起來，

再找狐狸精的太太，可就沒了影兒了。

一〇、 雌 鴿

早先有個鄉下老兒姓王，他養活着一個八哥兒，教他說話，這八哥兒很靈，不差甚麼是話都會說，這老王可就愛如珍寶，不論上那兒去，他都帶着他。就這麼樣兒，這八哥兒養活了有十幾年了，有一天這老王打遠鄉回家裏來，走的將到絳州，離家的路還遠多着呢，這個夾當兒，盤川化沒了，心裏想，這可怎麼好，真是急的想不出法子來。正在想着的時候，他忽然聽見那八哥兒在架子上說，何不賣了，何不賣了。這老王跟八哥兒說，我如何捨得賣你。那

八哥兒說，不要緊，不要緊，得錢快走，等等八哥兒來。這老王聽八哥兒的話到底很是有理，可就真依着八哥兒的主意，拿他到絳州城裏，插上草標兒，作爲是賣的樣子，可在街上就跟八哥兒一問一答的說起話來了。過路兒的人都聽着有個玩藝兒，就站在那兒聽，一聽他們倆說話。這麼着，老王跟他的八哥兒就快招了一羣子人，圍着瞧，內中有一個王府的老公，瞧着很愛，可就回到府裏去告訴王爺說，外頭有一個賣八哥兒的，這八哥兒很有個玩藝兒，王爺您爲甚麼不買下這八哥兒留着沒事解悶兒呢。王爺說很好，趕緊打發聽的差的叫賣八哥兒的帶進

府裏來，給他看，說王爺要買。這老王可就跟聽差的到府裏來。王爺說，你是賣八哥兒的嗎？老王說是。王爺說，你要多少錢？老王說，我本不賣，實因爲回家沒了盤川，沒法子就不能不把他賣了。王爺說，到是你要多少錢罷？老王還沒要出價兒來，就聽八哥兒說，十兩銀子，多了不要，少了不賣。王爺聽見八哥兒說話那麼真切，實在喜歡，就問那八哥兒說，你願意在我這兒嗎？八哥兒說，很願意，很願意。這八哥兒說的十分清楚，王爺就叫人平出十兩銀子，交給老王說，這是八哥兒自己定的價兒，你也不必駁了，快去罷。這老王很覺着後悔，可沒有法了，就拿上銀子，噉着

嘴就走了。王爺坐在屋裏跟八哥兒說話兒，真能夠應答不錯，王爺愛的了不得，怕他餓了，拿肉餵他。這八哥兒吃飽了，就說要洗澡，王爺讓人拿一個大金盆來，把水舀到裏頭，自己開開了籠門兒，放他出來洗澡。這八哥兒跳在盆裏，洗了個痛快，洗完了，飛在穿衣鏡上，一邊兒抖擻着毛兒，一邊兒跟王爺說話，拿嘴喇完了，翎毛兒通乾了，他就說走罷，一張翅膀兒，就飛過樹梢兒，轉眼兒就看不見了，急的王爺叫底下人快找賣八哥兒的。這時候賣八哥兒的誰知那兒去了，王爺不過白罵人而已。後來有人看見這老王在陝西省城街上，架着八哥兒溜打着走。

附 錄 (註解)

一、趙老虎

- 場院 農家の前にある廣い庭 ○好做 ……の用意をする爲に ○柱上拐棍子 腰を曲げて杖を頼りに ○扁擔 天秤棒 ○死去活來 一生懸命に、聲を限りに、 ○度命 生活する、渡世をする、暮す ○老糊塗 おいはれ 老老 ○一個勁兒 續げざまに、しきりに ○死心眼兒 いくら……しても一寸も聞かない、手に負へぬ、強情な ○出票 逮捕状を出す、 ○皂隸 巡查、役人、 ○打千兒 膝を曲げて敬禮する、 ○搪塞 いゝ加減にあしらう、 ○鎖差 使命を果す、用向を濟す、 ○討限 時間の延長を希ふ、時日の猶豫方を歎願する、 ○東嶽 五嶽の一である泰山の別名、 ○投案 法廷に出て裁判を受ける ○驚堂木 官吏が自分の職權職務を表示する棒(官仗)のこぎ。裁判官など之にて時折卓子を打つて法廷の注意を引く、 ○誤心中 間違つて、輕卒に、前後の思慮もなく、

二、瞳人語

- 棗駟馬 栗毛色の馬 ○野小子 土百姓の子供 ○賊頭賊腦的 人相の悪い、悪黨面 ○混
眼小子 狼藉者、ふしだらな(男) ○芙蓉城 仙人の住むところ ○簌簌的 ぼろくそ、さめざ無
く ○光明經 經典、修多羅 ○嫌煩燥 いらくして落付かない ○悶死人 死にそう ○蝻蠅
囁囁的聲兒 蝻のやうな小さな聲 ○影綽 はつきりとはせぬが、見え隠れに、 ○鑽窩 蜂が穴に
這入つて行く ○抓撓 ひつかく、掻きのける、いちくり廻す、 ○花椒籽 胡椒の實

三、種梨

- 磨煩 煩さざらせる、執効くれだる、うるさくせがむ、 ○沒落兒 収入のない、住むに家なく生活の
資もない、 ○怪 まごこに ○瞪著眼 眼を丸くして(驚いて) ○垂頭喪氣的 失望して、がつか
りして

四、勞山道士

- 修煉 仙人や道士の如き精神的にも肉体的にも超自然的な力を得る爲の修行を言ふ ○打座 坐禪をする、無我の境に入つて端坐する、○嬌生慣養 氣儘な生活に慣れてゐる、蝶よ花よと育てられる ○盡着量兒喝 十分に呑む、呑める丈呑む ○納罕 不思議に思ふ、訝かしがる ○嫦娥 不死の靈藥を盗んで月の世界に奔り足の三木ある蟾蜍いしがへるに化けた婦人の名、轉じて月の異名、○擋幪 手答ひ、抵抗力
- 正經 正常な、可成の、相當な ○楞撞驚地に衝き當る、眞道様にぶつつかる。

五、鳥 語

- 化縁 僧が寺院の修繕その他で喜捨を乞ふこと ○黃鸝 朝鮮鶯 ○偏向 一方に偏す、愛する、肩を持つ、○話言話語的 ぎんなことでも、ぎんな相談ことでも、○夾當兒 時候兒、工夫兒の意
- 投機 適中する、すつかり當る、○折成錢 金に換へる ○苦留 引き留つて呉れと懇願する、○涼庭 亭

六、菱 角

○婆婆 夫の母、姑 ○委屈 不平を抱く ○親事 結婚、縁談 ○裁理錢 男の方から婚約せる
女の家へ送る嫁入仕度金 ○體貼 親切にする、心持を汲みさる ○經心 小心、心に懸ける、氣をつける
○叨勝 欠点を見つける、意見する ○當院 院子の真中、中庭の内 ○緊自 繰り返しく、何時
迄も、執拗く ○端相 人相、格好等を調べて見る ○聘 婚約する、 ○落戸 居を定める、落ちつく

七、細 柳

○鬪玩 擲擲ふ、なぶる、ひやかす ○對勁 氣に入る、意氣投合する、 ○可心 思へに叶ふ、氣に
入る ○放定 結納を送る ○恨情 兩親又は主人が子供或は使用人に小言を言ふ、叱る、がみぐ言ふ
○針黹 お裁縫、針仕事 ○錢糧 地租、上納 ○催頭 借金取、上納金取立人 ○強擲 強制する、
無理に ○折磨 折檻する、いぢめる ○進場 試験を受ける ○狠心 思ひ切つて ○夾磨 鍛練、
嚴格にする

八、促 織

- 勒令、強制的に……せしめる ○鑽頭覓縫 矢鱈に捜し廻る ○要主 希望者、申込者 ○家當 財産、身代 ○白饒 無益 ○羅鍋兒 儂人^{せしし} ○頂香的 女魔法使、巫女 ○扎擗着 我慢して、
○惡狠狠的 ひどく怒つて ○孽障 人を罵る語、この死に損ひ奴 ○闊少 金持の息 ○個兒 大きさ、形 ○發橫 肩が風を切つて歩く、威張つて歩く ○不住的 續け様に、何時も ○撥浪 あちこちと振る、ぐるぐ廻す、 ○胡吶 いらくだ、つまらない物 ○尺頭 絹帛

九、王 成

- 坍塌 くづれて廢墟となる ○苦力氣 骨折つて働く ○耳挖子 耳搔き、先尖が耳搔きになつてゐる簪のこと。 ○儀賓 明朝の時皇族より降下せられたる婦人の夫へ朝廷より賜へる名 ○由性 兒 すきな様に、勝手に、思ひ通りに ○嚼過兒 生活費、 ○錢褙鏈 帯に括つたり、頸にグラ下げたりする旅行用の財布、 ○鬆通 樂になる、自由にする、ゆきりが出来る ○謙讓 納得させる、説いて……する氣にならせる

一〇、雌 鶺鴒

○雌鶺鴒 九官鳥のこゝこ、俗に八哥兒と言ひ嘲嘲鳥、寒臯鸚鶺等の異名あり ○絳州 今の山西省新絳縣のこゝこ ○平出 秤つて出す、秤にかける ○抖擻 身ふるひする(鳥や犬等が体の水を振落とす時に)振り拂ふ

釋支那短篇物語集終

昭和五年二月十日印刷
昭和五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定價金壹圓

著者 杉武夫

發行者 大阪市東淀川區十三南之町七五〇番地
佐藤薰

印刷者 大阪市東區島町二丁目十番地
植田政藏

印刷所 大阪市東區島町二丁目十番地
植田印刷所

著作
權有

大阪市東淀川區十三南之町七五〇番地

發行所 同文社

振替 穴版 五〇四一八卷